

國學基本典籍叢刊

杜澤琬 審定

宋本論衡

二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漢)王充 撰

宋本論衡

第二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二冊目錄

卷五

異虛篇

一

感虛篇

一二

卷六

福虛篇

三九

禍虛篇

四八

龍虛篇

五九

雷虛篇

六九

卷七

道虛篇

八七

語增篇

一一三

卷八

儒增篇

一二九

藝增篇

卷九

問孔篇

一四七

一六一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虛篇

感虛篇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脩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

又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庸言也祖已之言
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
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已之言政
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寡人見凶
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政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
能况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
命之天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
在於政之得失秦祖已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
著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魯昭公之時鸛鵒
來巢師已採文成之世童謠之語有鸛鵒之言見今

有來巢之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已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已之言脩行政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鸛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鸛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漿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漿流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厲王惑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

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三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

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觀秋
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
然猶驗之今詳脩政政行何能除之夫以周亡之祥
見於夏時人何以知桑穀之主不爲紂亡出乎或時
祖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已之
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
終則謂起桑穀之間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
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
宗壽長祖已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
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舐使謁者終軍議之軍

易說十七卷卷之五

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則終軍謂獸爲吉祖已謂野草爲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已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已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廬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

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知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土，則麋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

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天雨穀者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遣人以絲帛與縷布乎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

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
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暢草生於周
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
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
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
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
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
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
靈臺，虵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
遶左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

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
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
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
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
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死夫虵繞左輪
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
不死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虵爲太
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
之生與虵遶左輪相似類也虵至實凶御者以爲吉
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

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蠅蚋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而殷朝不亡，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鬪，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監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

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
爲凶猶晉當彗未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言者殆有
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
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
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
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已信常之占
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九
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

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
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
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
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
也使在地之火附一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
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欲言
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則亦
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
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沉溺中國為民大害堯何不推
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河使